

外商目标：买下政府办公大楼

梁大栋放下电话坐到椅子上，史九刚就带人进来了，是神州集团的董事长贺有银和规划局吴桐。

卜亦非看着这位身材像装满了粮食的麻袋一样的局长，就想笑出声来，可她还是忍了，微笑着说：“谢谢吴局交给的光荣任务！”

吴桐拉了一下西装的领带，说：“梁主任交代找一个高手做。要谢就谢梁主任。”

吴桐接过估价报告，说：“五份，不要多出，还有个保密问题。”

卜亦非说声好，转身告辞。

梁大栋没有让几个人坐下的意思，随手拨了一把转椅，黑色的大皮椅如同安了轴承，快速地转动起来。他说：“贺总再找郑仁松强调一下，他只管抬价，但一定不要抢到自己手里，他的利益，政府会考虑的。”

梁大栋对史九刚说：“嘱咐新闻中心的胡世明，对外宣传的声势一定要到位。”

三个人相互对视一眼，立即明白过来，他们应该出去了，领导的谈话已经结束。于是，他们知趣地退了出去……

第二个女人是坐在第三排记者席的灵北开发报记者周时迅。

一看这个女人的坐姿，就知道她一定是

出身名门的大家闺秀，至少受过良好的家教。她因童年身体不好，上学晚了一年，前年七月大学毕业，今年离二十四岁的生日还差两个月，她的身材适中，也就一米六七，不胖不瘦，苗条舒畅，给人一种古典美人的感觉。

拍卖的原定时间到了，拍卖师却未上台，也没有人说明情况。现场的气氛一时混乱。周时迅站起来扫视全场，在新闻记者席位，她看见了灵北日报新闻部主任童敏捷、开发区电视台的记者刘美，还有不少她不认识的媒体人，就是没有发现自己报社的人，她感到有些失落。报纸每期有个新闻追踪的栏目，占一个版，专发重大事件的深度报道。

她之所以对这次采访感兴趣，是黄嘉归说的一个细节：梁大栋陪D国BC公司的中国项目代表考察开发区，在科技工业园区确定了二百亩生产基地后，外方代表突然提出一个要求，说他们的科研机构和产品展示场馆用地，应该在人口流动大的城市中心地段选择。他说：“这是我们的惯例。”梁大栋听了马上说：“你在开发区看好任何一块地方，只要我政府说了能算的，我都毫无条件地给你。”

外方代表说：“好！如果这一条能实现，

我敢肯定，决策层一定会让这个项目落户灵北开发区。”

外方代表本来就是位华人，两人言语投机，双手一握，梁大栋说：“就这么定了。”

想不到外方代表接着提出的地方，使梁大栋吃了一惊。他说：“我就要你管委会办公的地方，连大楼一起卖给我。BC公司负责亚洲地区投资的总裁，是香港出生的华人，他来过这里，说灵北开发区管委会大楼所在的地方，是一块难得的风水宝地。我来之前，他让我想办法一试。他见我面有难色，说，有什么不可以吗？中国青岛卖了市委大楼，杭州卖了市政府大楼，灵北就不可以卖一个开发区政府大楼吗？”

外方代表把话说到这个份儿上，梁大栋没有了退路，但他反应极快，说：“我个人表态，没有问题。你只要按我们商定的意向投资到位，三年后你每年增加我近三亿元的税收，我有什么理由不干。我还怕别人说你资本家买了政府大楼不成？不过这件事我得报告上级灵北市委领导。”

外方代表立即说：“按程序办，我们不会难为你。” (2)

刽子手仿佛重见天日

许多年以后，他才知道这种短时间的无意识是被医学称之为醒昏迷迷的生理现象，是人本能地保护自身精神免受外部强烈刺激的反应，至于这种原始反应为何而来目前还是个谜。

这种短时间丧失意识知觉的反应，对死去的人可能是幸事，对继续活着的人却是更大、更长久不幸。短时间的意识丧失并不能减少或忘却那些强烈刺激的恐惧和痛苦，它只是将这些感受暂时麻痹包裹起来，随着意识的逐渐恢复，延续下来的痛苦更易侵入骨髓，柔肠万断，历久如初。

他低头看到母亲牛陈氏的大脚，恍惚中感到母亲把他紧紧地揽在怀里。他抬起头见母亲始终盯着那高高的悬崖边的尸体，脸颊边挂着清澈的泪珠。别看母亲平日里风风火火，其实连杀鸡都不敢看，此时怎么会有如此大的定力让她目不转睛地看着这一切呢？

“佛祖千眼，普度众生，善有善报，大慈大悲。”他听到娘一直在喃喃低语诉说。

周围的喧哗声渐渐回到了耳边，他又开始惊悚战栗。那崖边，一个身穿黑色对襟衣裤、头缠黑布、足蹬皂靴的刽子手，提刀抱拳从岩石上走了下来。那人高高的个子，

长脸，络腮胡，色如重枣，眼大得出奇，一副肃杀的神色，摆出浑身的威风。他边走边向围观的民众作揖，挽在手里的大刀仍似水洗一般晃荡着白光。

清朝末年，朝廷明令禁止斩首的行刑方式，衙门里的刽子手大多失业返乡了，这次官府特意安排重启斩首方式行刑，无非是要增加处决人犯的震慑恐吓效用，请回的刽子手仿佛有了重见天日的荣幸，干起活来格外卖力。

“咦——这人可好。”站在润儿旁边一位年纪较大的女人指指刽子手称赞道。

一男人接腔道：“他长得可有点二夹板。”

那女人又接过话说：“人不可貌相，海水不可斗量。他可不是二夹板的人，别看他跟切西瓜一样砍了十个人头，弄个毛毛虫搁到他跟前儿，他浑身一准直发抖。”

“那是，老天爷不定安排谁吃哪一路……”耳边一男一女，一问一答地扯着闲话。

润儿的泪滚滚而下，完全成为没有意识的反应，他只是不再哭喊了。

片刻，胆战心惊的恐怖慢慢变成了一种愤恨，像火一样瞬间充满了心胸，望着

那刽子手不紧不慢地抱拳走了过来，他突然冒出难以克制扑过去撕抓一番的念头，又思量着自己肯定不是那个提刀大汉的对手，顿时有些沮丧。转念一想，趁他不防用头猛顶他的腹部，没准可以把他掀翻！于是润儿开始计算着刽子手与自己之间的距离，又仔细打量一番脚下的路况，想着用几步冲上去，距那人三步远的地方奋力跳起，像他见过的牛或羊，用头拼将过去。

突然母亲猛地把他拉到胸前，双手合十，闭目念道：“善恶随人作，祸福自己招。”润儿直直地看着刽子手学着戏子的台步，每迈一步总要在空中略微停那么一下，还刻意晃悠着膀子，俨然真有些权威的样子。

刽子手努力在人群中寻找似曾相识的熟人，不管平时认不认识，打不打招呼，此时他照例会抱拳欠欠身子，仿佛抬起了丢失多年的威风。

润儿抹了把泪，仰头看去，见刽子手那双吓人的大眼翻向无际渺茫的虚空，神态是如此怪诞，他依然愤恨不已，只是忽然觉得不值得跟他拼命了。 (3)

把四海商场打造成鸡群之鹤

周慧莎说：“相信，爸爸是女儿的一面镜子，老子聪明实诚，姑娘肯定差不到哪里去。大果当保姆，小果干什么呢？”高富有回答说：“大果求领导帮忙，在省委幼儿园当保育员。”周慧莎惊讶地朝高富有笑笑，说：“咦！高老板，你好事成双，真该时来运转了。也难怪呀，有人敲着我家的门大呼小叫：恁是省长家也得开门啊！”两人大笑。

高富有说：“周总，我可不敢仗这个势，我听您指挥，您叫我朝东，我不敢往西。”周慧莎说：“咱说好了高老板，今后咱们商场，需要省里领导装点门面的时候，你可不能给我周慧莎打官腔啊！”高富有直点头说：“周总，只要我能帮上忙，您说一不二。”

周慧莎问：“高老板，你去过省省长他家吗？他是不是好接触？”高富有生硬地笑笑说：“我去过，在省委家属院，要过三道岗，里边不答应，门岗不让进的。”周慧莎又一次站起来，走到高富有面前，重新沏了一杯茶，说：“谢谢你老高，想不到咱们商场的人，竟和省政府还有瓜葛，好事儿好事儿。今后，你在商场有什么事儿，全包在我身上了。下一步，我考虑再给你压点担子，任个商会副会长吧。摊位费，再给你减五百；税金工商费，我们再和他们协调协调，少一个

是一个嘛，我明天就找他们。”

第二天，周慧莎还未来得及找他们，却发生了四海商场几十名球迷被抓走的事情，她心情复杂，眉头紧锁，动了一句粗口：“奶奶的，这也值得他们抓？”在办公室里，她心中沉甸甸的，一边踱步，一边估量着，媒体该怎样报道这件事。这个突发的事情，考验着她的应变智慧。

不过，当她马上召集各副总商量对策的时候，突觉得心头一震，茅塞顿开。对，把挑战当成机遇，打好球迷这把牌，编织一张新的关系网，开拓生存和发展空间。一定把四海商场，打造成火车站地区的鸡群之鹤，让它叫响省城，闻名全国。

火车站地区，历来店铺密布，商场如林。林子大了啥鸟都有，周慧莎是商林中一只鹰，谁想找四海商场点什么事儿，识字不识字，也得摸摸招牌。看场足球比赛，抓了四海几十名商户，太过分了。先给市长郑砚池打个电话，通报一下情况。

市长郑砚池开始的答复一副官腔：“慧莎，足球这类体育项目，相对投资周期较长，比赛成绩起伏较大，还容易引发事端，影响正常的社会秩序。戴这么个帽子，你应该明白了，每组织一场主场比赛，体育场周

边几条大街，要交通管制，要抽调数千名警察维持秩序……”

周慧莎显然表示不耐烦，说：“我说市长同志，你在作足球报告吧？”郑砚池忙换了一种口气：“哟！慧莎，刚批转完几个文件，我还停留在缜密思考状态，我官话连篇是吧？惯性惯性。你说你说……噢！抓你四海的人了吧？你再说说情况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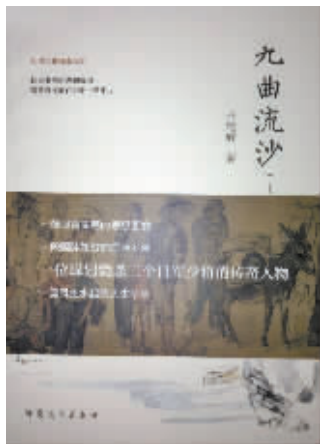
周慧莎还以为郑砚池真不太了解情况，就耐着性子，把四海商场几十名球迷被抓的情况，又叙述了一遍。之后便以攻代守地说：“足球有什么好的？能给经济带来什么好处？活动活动，把主场推到下边县市不得了！干吗非要干这劳民伤财，掬力不落好的事儿？”

郑砚池宽宏地笑笑：“是的，周总说得有道理。省里的足球队，主场选在咱们市。但你有所不知，这不是咱的刚性需要，但对省里是刚性需要，对冠名的省属企业是刚性需要。省里要政绩，要文体形象，还要中央财政拨款。足球比赛，球迷闹事，麻烦是我们的，光彩是省里的。足球是烫手的山芋，热的时候，我们拿着；该吃的时候，递给人家。慧莎，我这只猫不傻，也不想火中取栗。” (22)



上/期/回/顾

今天这个男人没有这个姿态，他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，几分钟就想打发她。她还未找到合适的理由与他说话，史九刚来了电话，说神州集团的贺总到了。



上/期/回/顾

润儿忽然从通铺上坐了起来，不知是梦境还是现实，让他惊出了一身冷汗。他不知道自己昏睡了几天，满脑子是没完没了地重复着虎头牢的场景。他惊慌失措地环顾左右，通铺上空无一人。



上/期/回/顾

周慧莎是个极其敏感的女人，她坚信自己眼前的这个男人，其内心世界，决不像他的长相那样苍老庸俗。